

石園文集

石園文集卷六

清鄭 萬斯同季野著

文

隸書考一

自蒼頡作古文史籀易之以大篆李斯趙高胡母敬又變爲小篆文字漸趨于簡矣至程邈爲隸書其法益簡初但行之于官府赴急疾之用後遂通行天下迄于今不廢卽所謂楷書是也以其出于徒隸而言謂之隸書以其形體方正而言謂之楷書非有二也或者曰隸與

楷本二物也安得混而一之曰此非予之言古人之言也一徵之庾肩吾書品肩吾梁人其言曰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程邈所作今時正書是也此可證者一徵之韓毅大覺寺碑毅東魏人其碑陰所書實楷書也而毅自題爲隸書此可證者二一徵之張懷瓘書斷懷瓘唐人其言曰隸本謂之楷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此可證者三一徵之封演聞見錄演亦唐人言顏魯公葺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謂之今文可知隸卽楷也此可證者四其他更有可證者

褚先生之補三王世家也謂求太史公所撰世家不能得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真草二體漢武前已有之矣草又本于真草既在武帝之前則楷更在其前可知矣考秦之末迄漢武之初僅六十載草已大行于時且用之于詔書則楷之大行益久矣謂不出于秦世乎衛恒之撰四體書勢也但言古文篆隸草而不及楷以隸卽楷也張懷瓘之撰十體書斷也歷陳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行草章草飛白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昔人稱王右軍謂兼善篆籀八分隸行草章草

八體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不然右軍豈不善楷書者乎卽晉書王獻之傳但言善草隸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不然獻之豈不善楷書者乎試觀前史其稱善書者後漢十人三國九人晉書二十三人宋齊梁陳四朝六十人後魏北齊後周隋四朝二十八人唐五十人皆言善隸書或言善篆隸善隸草而言善楷書者絕少則以隸卽楷也惟晉書李式李充南史蕭確王僧孺北史趙文深唐書裴休傳言善楷隸北史竇遵傳言善楷篆唐書裴休傳言善楷書而已夫楷與隸並言

固以楷隸爲一體非分二體也諸史之言明白可據如此柰何分楷隸爲二體哉蓋唐以前人皆知楷之卽隸無待於言卽言之必不謬至宋而其說混矣趙德夫金石錄謂始於歐陽文忠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隸與楷爲二愚考宋史稱善書者六十五人亦皆不言善楷法惟一杜衍稱其善正書豈宋時諸公皆不知楷書乎今諸公遺墨具在何楷書之多也然則趙氏之言良爲可信文忠之分楷隸爲二眞無識之至也或者曰楷隸旣爲一矣然則今之隸書將何名乎曰此正古之

八分也八分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故謂之八分八分固近乎隸而實非隸也趙德夫有言曰自歐陽公爲此說有一士人力主之余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其人不能辨也由此言之今之所謂隸古之所謂八分也今之所謂楷古之所謂隸也

隸書考二

自歐陽公分楷隸爲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宣和書譜竟割然分爲二體其說益支離所稱古今善隸者止韓擇木一人夫擇木以八分著孰不知之乃獨稱其善

隸則誤以八分爲隸故也且前史稱善隸者多至二三百人皆班班可考今獨稱擇木一人豈十七史所言皆未嘗寓目耶此書雖出徽宗必蔡京所撰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至洪适著隸釋亦苟且因之自是人益不能辨而元人吾衍秦隸之說尤屬不經總由不知楷之卽隸而以八分爲隸是以若此紛紛也晉衛恒作隸書勢曰或砥平繩直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必楷書乃有此狀言之於篆籀則戾矣獨言上谷王次仲始爲楷法則可疑以次仲爲秦人耶則與程邈爲同時或

其爲隸體有之以次仲爲後漢人耶則隸已行之二百餘年何待於次仲王愔蕭子良張懷瓘以八分爲次仲所作則得之矣然諸家以次仲爲羽人秦皇遣使捕之化二大鳥飛去其說荒誕不可信愔及子良皆稱後漢人則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八分固生於隸也乃張懷瓘書斷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其言之顛倒乎彼蓋以次仲爲秦人謂先有八分而後有隸故其言曰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謂八分出次仲則採王蕭二氏之言謂次仲爲羽人又採神仙家之

言何其中無定見哉原懷瓘之意必欲謂八分先而隸書後故錯亂至此不足信也至書譜之敘正書謂王次仲始散隸體爲楷法其言似是而非不知次仲所作實八分也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謂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閒作者寂不聞是以八分生於篆而不知實生於隸也然其體得小篆之二隸之八卽謂生於小篆亦可若蔡邕所作實惟飛白少陵之意似以八分爲邕所作斯不然矣

隸書考三

隸與小篆同出暴秦乃傳二三百年隸大行而篆漸廢其故何也考程邈始作字止三千漢制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則隸文不足必兼諷小篆可知然李斯所撰蒼頡篇不過七章趙高爰歷篇六章胡母敬博士篇七章漢興里師合三家爲一總名之曰蒼頡篇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則統計三家所作亦止三千三百文井隸書不足九千之數則必兼諷大篆可知觀兩漢書所載漢元帝嚴延年北海王睦樂城王黨左姬並善史書釋者謂史籀所作故曰史書則兩漢猶

行大篆學童所諷必兼用大小二篆及隸書以足九千之數不然安得九千之字而諷之獨怪爾時旣兼行二篆何故久而漸廢蓋自李斯三人造書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猶小篆也其字亦鮮增益至揚雄作訓纂篇多至八十九章班固又續十三章而字體益備矣和帝時賈鯀更作滂喜篇乃以漢所名蒼頡篇爲蒼頡上篇以揚雄班固所作爲蒼頡中篇以己所作爲蒼頡下篇總名之曰三蒼而以隸體寫之自是文字大備隸體益大

行而大小二篆漸不見用於世矣今考許氏說文小篆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兼採三蒼之故也許氏去賈鮒不遠已患俗儒僞撰急爲說文一書以存小篆之迹則當時之盛行隸書可知也大抵古今之變皆由繁而之簡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小篆之變而爲隸也皆由繁而之簡也至於隸而無可變矣他若八分飛白行草雖皆因隸而變然形體不端不可通行於天下此隸所以永久而不廢也乃世率謂小篆李斯作不知合趙高胡母敬而始成又止三千三百至

揚雄班固賈鮒而始備然則今所傳小篆豈僅李斯一人之迹哉或問曰隸書出程邈信矣乃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隸書程邈所獻似先有其書邈特獻之於朝非創始也信乎曰酈道元水經注言近有發臨淄齊胡公冢者見其柩上之字與隸書同夫胡公爲太公六世孫當周穆王之世是未有大篆之先已有隸書矣又法苑珠林言顧野王周訪字原出沒不定其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六國時人隸則非吞并之日也是二說者雖未可全信要之隸必非程邈

所能創或古有其體邈特增損而獻之故始皇悅而用之耳不然以李斯之兇邪強悍方當權用事創爲小篆肯使一囚徒攘臂而抗其制作哉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則章懷之言有徵矣厥後古籀皆廢而此體獨行實有勝於古人者不可以其後起且出於徒隸而輕之也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數百年至唐初始出則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爲三疑允稱卓

識而後人反排之馬定國直指爲西魏所建尤爲有據
眾以其曾仕劉豫也排之益力然元劉本仁明焦竑仍
犯眾議而駁之豈好爲立異若楊慎則篤好此文亦以
其書類小篆疑出于秦近世顧炎武獨以詩詞淺近不
類二雅而斥之爲僞快哉斯言石鼓自是有定論矣或
者曰諸家論此鼓者皆謂宣王中興大會諸侯蒐于岐
陽而講武故從臣作詩而其書則史籀大篆也自唐迄
明稱之者無慮百十家豈可以五六人之說而廢百十
家之論乎曰事而真卽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卽百十

人亦可疑此論真僞不論眾寡也諸家稱宣王本無據
不過以我車旣攻我馬旣同數語類小雅車攻之詩故
指之爲宣王爾吾正以襲用小雅疑其爲僞而人顧信
爲眞乎夫宣王中興旣會諸侯講武事矣何故有此舉
旣有車攻吉日諸篇被之管絃藏之太史矣何故復作
此詩且周之諸侯悉在豐鎬之東則行朝會當在東都
不當在岐陽昔周公以洛邑天下之中特營東都爲朝
會諸侯之所寧有舍此不會乃遠會于岐陽此事理之
必無者諸儒但羨書法之美全不顧事理之有無眞無